



唯美
催泪力作

飞言情工作室
重磅强推

安东侯府

蓝家三少 著

LANJIASANSHAO
WORKS

蓝家三少

嫁给我
保你全家无虞
留你父不死

他执起
她的素手
不带一丝情愫

从此，
她成了人人
羡慕的侯府夫人

她为他不顾生死，却换来他的步步为营，一场以命相换的阴谋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安东侯府

蓝家三少 著
LANJIASANSHAO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东侯府 / 蓝家三少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
ISBN 978-7-5594-1627-8

I. ①安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0614 号

书 名 安东侯府

作 者 蓝家三少

出版 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选题 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辑 莫玉姣

封面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15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,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27-8

定 价 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一章	一纸契约，侯府夫人	/001
第二章	安东侯府，杀机四伏	/017
第三章	勤练马术，以身救父	/031
第四章	红鸾下凡，倾世红颜	/047
第五章	无双危险，生死一线	/063
第六章	巾帼女子，谁堪匹敌	/077
第七章	父女相见，泣泪两行	/090
第八章	步步为营，只为攻心	/107
第九章	身中剧毒，骨血相融	/123
第十章	救命之恩，断骨之恨	/138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一章	以身相许，夫妻同命	/152
第十二章	青梅不再，竹马生恨	/167
第十三章	深爱不疑，侯府大喜	/183
第十四章	苏瑾失踪，侯府大乱	/199
第十五章	借刀杀人，孩子没了	/216
第十六章	真情假爱，冰释前嫌	/231
第十七章	执迷不悟，父亲警告	/248
第十八章	阁楼藏娇，苏瑾挨打	/265
第十九章	以命换命，他的挚爱	/282
第二十章	命不久矣，爱恨相抵	/297



第一章 一纸契约， 侯府夫人

冰冷的牢狱，阴森的风，宛若神鬼的呼喊。这里是距离死亡之门最近的地方，尤其在辽州这座边陲之城，严刑酷吏已是世人皆知。

清脆的脚镣拖地声在黑暗中响起，咣当咣当，极为惊悚。年过半百的男人，镣铐加身，浑身上下被折磨得鲜血淋漓，只是，眉目间依旧不减辽州首富的冷傲。他是苏信，曾经荣耀万千，如今已是命悬一线的阶下囚，只待刑部一纸斩令。

“快点，难不成要侯爷等着你？”狱卒狠狠地推了他一把。

苏信一个趔趄，险些跌倒。颤巍巍的身子再次直挺起来，他冷笑几声：“狗奴才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狱卒大怒，挥手便给了他一个耳光，打得他眼冒金星，摔在地上许久没能爬起来。

“好了。”冷冽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一抹颀长的身影伫立在苏信的跟前。

睁开沉重的眼皮，苏信笑得格外森冷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侯爷的贴身护卫如风大人，果真威风得很！”

“大人！”狱卒连忙改了态度，冲着如风毕恭毕敬地行礼，“这厮刁滑，自打进来始终顽固不化。”

“侯爷在里头，带他进去。”如风面不改色。

两个狱卒一左一右架起苏信，半拖半拽地将其丢进一间干净而静谧

的房间。其他人退下，只留下如风一人，伴着房间正中央安然静坐的男子。昏暗的房内，唯有高高的天窗口，透过稀疏的栅栏射进一些亮光。

苏信的身子晃了晃，终于去看那男子。

他锦衣华服，淡然自若，英俊的五官犹如刀斧雕刻般精致，黝黑的眼眸深不可测。他是安东侯府的侯爷——安绍卿，在辽州城里只手可遮半边天。

他一杯香茗在手，香气缭绕。

“想不到我苏某人落得这般下场，却还能让侯爷记挂，当真三生有幸。”苏信冷冷地嘲讽，在安绍卿的对面坐定，全然不将他放在眼里。

“你……”如风一怔。

安绍卿摆了摆手，示意如风不必出手。漫不经心地抬起深邃的眼眸，安绍卿笑得邪肆，“这香茶还是当初苏老爷送给我的，如今苏府落得今日的下场，着实让人唏嘘。”

苏信冷笑：“侯爷不就是想从我口中知道护心丹的下落吗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我就不必兜圈子了。”

指尖骤然捏紧手中的杯子，安绍卿道：“天上不会掉馅饼，绍卿与苏老爷做个交易如何？”

“交易？如今我一无所有，只怕要让侯爷失望了！”苏信恨恨地别过头去。

将手中的杯子推到苏信的跟前，安绍卿的唇微微一勾：“就拿苏小姐做赌注，如何？”

苏信赫然转头，怒目直视，当下拍案而起：“安绍卿，要杀要剐，你冲我来，若是你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，这辈子你都休想知道护心丹的下落！”

仿佛预料到苏信的反应，安绍卿不温不火，只徐徐地站起身子：“苏老爷好大的火气，苏小姐若知道自己的父亲身陷囹圄、受尽折磨，不知会不会答应……”

“答应什么？你到底对瑾儿说了什么？”被戳中了软肋，苏信整个人激动得止不住颤抖。

如风上一步：“安东侯府的聘礼，已经送入苏府。只要苏老爷点个头，苏小姐便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夫人。”

如风一语既出，苏信霎时跌坐在凳子上：“不、不、不，你们冲我来，

别碰我女儿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在她的身上，你根本得不到任何东西。”

“听说苏小姐容色倾城，如今正好验证一下。”安绍卿缓步走向门口。

“侯爷！”苏信扑通跪下，“放过瑾儿，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安绍卿幽然转身，睨他一眼，丝毫不为所动：“既然她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由你这位知情者来告诉我，如何？”

闻言，苏信整张脸都暗下去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说出心底的秘密，不仅自己要死，整个苏府，包括他唯一的女儿都会死于非命。

自己咬紧牙关，受了重刑仍不松口，为的不就是保住女儿的命吗？

可是现在，在女儿的性命和名节上，他必须有所取舍。

孰轻孰重，苏信比谁都清楚。

见苏信低头不语，安绍卿冷哼：“吩咐下去，三日后迎娶苏家大小姐。”黝黑的眸子霎时凝成惊心的冷，安绍卿附在苏信的耳际低吼，“我会让你活着看到，什么叫生不如死！”

苏信骤然抬头，死死地盯着安绍卿离去的方向，恍惚间好似老了很多，眼底的不忍伴着难掩的酸涩。

他的瑾儿……

殊不知，此刻苏瑾正跪在雨里，美丽的面庞毫无血色。天再冷，冷不过人心。

洛府门前，苏瑾浑身湿透，此生不曾这样狼狈过。

三天前，衙役闯入苏府，高声叫嚷着要捉拿朝廷钦犯。刀刃架在她的脖颈上，为了保全她的性命，父亲苏信束手就缚。此后，父亲被带走，生死难料。

“洛伯父，求您救救我爹！”苏瑾冲着紧闭的大门嘶喊，声音沙哑。

所有人听到苏信下狱的消息，都对苏瑾避而不见。

求助无门，她只能跪在洛府门前。

洛家是辽州有名的书香门第，与苏家曾是世交。若非上个月洛夫人过世，身为洛家独子的洛谦必须守孝，也许此刻她已是洛家的儿媳妇。

现在，苏瑾已到了绝境。

“伯父，求您救救我爹……您若是置之不理，那我爹真的……真的会死……”苏瑾哭喊着，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。

可惜，自打苏信出事，洛府的大门便再未对她打开过。

“少爷！少爷不要出去！老爷吩咐过，不许开门。”管家着急地拦

着洛谦，他与苏瑾青梅竹马，自小一起长大，他对苏瑾的心思怕是全辽州城的人都知道。

洛谦，人如其名，一身谦谦君子之风，眉目清朗，儒雅有余，温润无比。

“你们可以充耳不闻，但我不可以。跪在外面的是小瑾，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！苏家得势的时候，你们一口一个苏小姐，如今苏家出了事，你们、你们……放我出去，我爹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！”洛谦用力推开将他团团围住的家丁。

奈何他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

“放肆！”洛晋华大步流星地走过来，怒气冲冲，“逆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

洛谦大口喘着气，愠色不减：“只怕是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？苏家与我们洛家是世交！如今苏家有难，爹不但没有施以援手，反而与苏家划清界限，当真让人寒心。”

“你可知苏家是因何落得今日下场？”洛晋华气得吹胡子瞪眼，“昔年苏信，本是江洋大盗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。后来改名换姓来到辽州，成了辽州城的首富。他有今日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”

“想我洛家，祖上乃是京官。即便如今转作商贾，但若与苏家这样的人为伍，岂不是让列祖列宗蒙羞。我洛晋华一生清誉，岂可毁于这样的人手里！”

说到这里，洛晋华气得满脸通红，本就威严的容色，愈发让人胆战心寒。

“既然如此，当初爹为何要我向苏家提亲？”洛谦不甘示弱。

“当初为父不知苏信是这样的人，否则，岂会让你靠近苏家一步。”洛晋华恨得咬牙切齿。此生，他最看重名誉。

“书香门第”这四个字，成了高墙内的枷锁，也是洛晋华不容触犯的底线。

洛谦狠狠地推开阻拦自己的家丁，奈何力不从心，又被快速摁住。

他略带绝望的眸子绽放着无限心疼之色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小瑾。爹可以置之不理，但我不可以。我要保护小瑾，就算苏家没了，小瑾还是小瑾，在我心里不会改变分毫。”

“混账东西！就凭你？”洛晋华浑身发抖，“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关入柴房。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！”

“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要见小瑾！我要见小瑾……放开我……”洛谦挣扎着。

家丁们一拥而上，三两下便将洛谦五花大绑，直接送入柴房。

柴房的门锁重重落下，洛谦的心也凉到极点。

外头倾盆大雨，苏瑾神情麻木地跪在那里，撑着沉重的眼皮，那一刻，连心都忘了该如何跳动。

世情薄，人心凉，谁知心中苦？

眼前一黑，苏瑾扑倒在雨水中，冷得刺骨。她勉强撑开沉重的眼皮，惨白的唇微微张开，发出孱弱的声音：“救救……我爹……”

大雨中，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她的视线里出现。只见他俯身蹲下，红色的油纸伞遮在她的头顶上，她看到一张俊朗的面庞，只这一眼便刻进灵魂深处，从此再也没能忘掉。

“你、是谁？”苏瑾虚弱至极。

“把你交给我，我保你爹不死。”他将伞放在地上，遮住她的上半身。

雨水沿着他俊逸的面庞流淌而下，他道：“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安、绍、卿！”

苏瑾垂下眼皮，昏了过去。

如风快步上前为安绍卿撑伞，略带担心地望着雨中昏厥的苏瑾：“爷，苏小姐怎么处置？”

眼神凉薄，安绍卿冷冷地瞟了苏瑾一眼：“别让她死了。”

语毕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大雨倾盆，柔弱的女子气息奄奄。天堂与地狱，只是一念之间。如风抱起苏瑾，冒雨将她送回苏府。除了苏府，她已无处可去。

苏瑾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。

“小姐？”自家的丫鬟无双端着面盆走进来。

乍见苏瑾醒转，无双喜极而泣：“小姐终于醒了。”

“我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苏瑾一怔，她记得自己跪在洛府门前，哪怕她喊哑了嗓子也无人理睬。洛府的大门，终究没能为她打开。

无双一抹脸上的泪：“是如风大人送你回来的。”

苏瑾蹙眉：“谁是如风？”

闻言，无双显得有些慌乱：“就是、就是侯府的……”

她话还没说完，安绍卿与如风已一前一后地走进门。

无双担忧地望了苏瑾一眼，忙不迭地冲安绍卿行礼，而后无奈地退出去。

“你是谁？”苏瑾面色微白，依靠在床柱上。

“苏小姐的记性不好，忘了之前我说的话？”安绍卿端坐下来，背对着苏瑾，自顾自地斟茶喝着，一副旁若无人的姿态，宛如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所属，包括她。

苏瑾脑子嗡的一声，当即脱口而出：“安绍卿？”

“放肆，这是侯爷！”如风呵斥。

“无碍，都是自家人。”安绍卿放下手中的杯子，脸色如霜，“你可考虑清楚了？”

“我不会……”

还不待苏瑾说完，安绍卿骤然转身，冷冷地直视她微白的容颜：“你不要你爹的命了？”

苏瑾霎时抬起眼眸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安绍卿。他就像高高在上的神祇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疏离，视线所到之处，一片冰冷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苏瑾哽咽。

“你爹已经答应用你来换他的命，所以，从明日起，你就是侯府夫人。”安绍卿不冷不热地说着，目光带着几许嘲讽，直视她的狼狈。

“不会的！我爹不会这么做！”苏瑾歇斯底里地大叫道。

她的父亲怎么可能拿她去换取性命？若不是因为她，爹不会束手就缚。所以，无论安绍卿说什么，她都不会相信，因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父亲。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这是事实。”安绍卿一步一顿地走向她，目光愈发清冽，“要知道，一个人若想活下去，就必须不择手段。你爹会这么做，只因他不想死。”

下一刻，他骤然捏住苏瑾精致的下颌，笑得无比讽刺：“好好准备，做我的夫人。因为你的存在，能让苏府满门得保，你爹也能活下去。所以，你该庆幸自己长了一副倾世的容颜。”

苏瑾垂下眼眸，顷刻间心痛如绞。

用自己做交易，换取那么多人的性命，她是否该庆幸？或者应该感恩？这样的交易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价值！

可她为何一点都无法释怀，仿若身体里某样东西被生生剜去，疼入

骨髓。

安绍卿走得洒脱，甚至不屑回头看一眼她的绝望。

如风伫立在门口，轻叹一声，终是什么都没说，因为她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。

安绍卿言出必行，第二天，安东侯府张灯结彩，花轿迎门。

苏瑾不嫁也得嫁！

无双亲手为苏瑾盖大红喜帕，她自小伴着苏瑾长大，看着苏信将苏瑾宠上了天，苏瑾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。

如今的境况，任谁都会觉得心寒，为苏瑾心疼。

侯府的婚礼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奢华，反而简单得出奇。

蒙着盖头，苏瑾一身大红喜服，将婀娜的身段衬得举世无双。流苏金刺绣鞋面上，嵌着两颗不大不小的夜明珠，与身上的珠翠相得益彰，每走一步便发出清脆的碰撞之声。

安绍卿没有邀请辽州城里的任何人，只有府中家丁围观。没有世俗婚礼中的任何礼节，连夫妻对拜都被省略。苏瑾忍住眼泪，由喜娘搀着，走进空荡荡的新房。

无双远远地守着，不忍上前，怕自己会哭出声来，给苏瑾惹来麻烦。

说是侯府娶亲，却还不如寻常百姓，即便纳妾，也不该如此，如今除了聘礼，苏瑾什么都没有。

什么侯府夫人？所有人都知道，她不过是个死刑犯的女儿，夫人这个称谓，她不配。

安绍卿还是寻常打扮，没有穿喜服，没有喜悦，仍旧是那副不屑的轻慢样子。紧闭的房门内，安绍卿端坐在桌案前，幽然地品着手中的美酒：“自己把盖头拿下来，戏演完了。”

苏瑾心头一颤，他既然如此厌恶她，又何苦娶她回来？纤纤玉手迟疑了一下，她终于将自己的盖头缓缓地取下。

人生的另一段路程，竟是从此处开始，她心底悲凉哀戚：“你既然不喜欢，何必娶我？”

“你嫁给我，是为了苏家。而我娶你，是为了折磨你爹。这个答案，你可满意？”安绍卿笑得邪肆无比。

他将手中的杯子高高举起，在她的眼前晃了晃，然后狠狠地砸碎在地。他锐利如刀刃的眸子，骤然盯住她美丽无双的面颊。

苏瑾倔强地昂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。

那一刻，她还是高傲如往昔的苏家小姐。

深吸一口气，苏瑾目光流转：“我不管你到底要做什么，既然我现在是侯府夫人，那么，敢问侯爷，明日是否可以带我去见我爹？”

“想见你爹很容易，哪日你讨得我的欢心，我便让你去见他。”安绍卿冷冷地说着，眼里的光仿佛万剑刺心，将苏瑾的骄傲击得粉碎。

“好。”苏瑾的泪在眼底徘徊。

她一步一顿走到他的跟前，手微颤着解开自己的衣扣。事到如今，她已是侯府夫人，万事已成定局，她无力更改。既然无力更改，那她便豁出去，若能拿自己换得父亲的存活，她在所不惜。

爹，瑾儿一定可以救你，一定可以！

安绍卿冷眼伫立，看着她一点点褪去自己的衣衫。

雪白的香肩缓缓呈现，苏瑾痛苦地闭起眼眸，身上不着片缕，泪滑过脸颊，无声无息地滴落。于女子而言，这该是怎样的耻辱。

薄薄的唇抿出轻蔑的冷笑，安绍卿用指尖捏起她精致的下颌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她的耳际，他说：“果然是天生的尤物，只可惜……你爹是个江洋大盗，而你也不过是个下作胚子。碰你，我怕脏了自己。”

话音刚落，安绍卿狠狠地推开苏瑾，转身离开新房，头也不回。

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，苏瑾泪如雨下。

压抑着自己的哭声，苏瑾抓起地上的衣服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安绍卿刚刚出门，无双便从外头冲了进来：“小姐，侯爷他怎么走了？”

下一刻，无双怔在当场：“小姐……”

“他没有碰我。”苏瑾笑了笑，泪水滑落至唇边：“所以，我还是我。”

“小姐，莫怕，无双会一直陪着小姐。”无双哭着将衣服一件件为苏瑾穿回去。

红色刺眼的喜服，宛若在嘲笑苏瑾的自甘堕落，嘲笑她的愚蠢。

爹，为了你，瑾儿什么都不怕。

外头的夜，很冷，一直冷到了骨子里。

可是，夜再冷，也会有黎明。

而她的黎明，还有多久才到？

当清晨的第一缕光从窗外漏进来，苏瑾坐在梳妆镜前，笑得酸涩至极。

从今日起，她便是荣耀人前的侯府夫人。多少人觊觎这样的富贵，可是，于她而言，这宛若噩梦的初始。也许有一天她会后悔，只是，如今她没有后悔的资格。

梳妆镜前，无双小心地为苏瑾梳妆。就算安绍卿再不喜欢，苏瑾都是名义上的侯府夫人，待会得前往花厅用早饭。

“小姐？”无双担忧地望着苏瑾略显苍白的脸，“小姐的脸色不好，不如再去躺会儿？侯爷那边，无双前去回禀一声。”

“不用。”苏瑾起身，眉目微垂，“还是去吧，免得落人口舌。”现在她寄人篱下，为了父亲，她必须忍耐。

她必须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。

提着裙摆，苏瑾出了房门，远远地可见一个身材姣好、衣着清丽的女子迎面而来，看这容色，与安绍卿着实有几分相似。

苏家未出事时，常听洛伯父提起侯府有个尊贵高傲的小姐，唤作安绍芸。其容貌虽好，性子却十分古怪，时常做一些令人大感意外之事。

想必，她便是安绍芸。

苏瑾虽然心有盘算，然而大家打了个照面，也不好躲闪。苏瑾站定脚步，看着安绍芸趾高气扬地走到自己跟前。

“你就是苏瑾？”不待苏瑾开口，安绍芸已经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“是。”苏瑾礼貌地浅笑，“苏瑾初来乍到，有失礼之处，还望绍芸小姐多多提点。”

安绍芸一顿：“你如何知晓我是安绍芸？”

苏瑾抬起眼眸，眼底闪烁着澄澈的光泽：“你与侯爷容貌相似，何况你的衣带上嵌着金丝琉璃珠，如此名贵之物，除了绍芸小姐，府中怕是无人能有。”

“你的眼睛倒是毒。”安绍芸冷笑，不以为意地睨苏瑾一眼，“真不愧是曾经的苏家小姐，想必以前也是养尊处优的，可惜，落水的凤凰不如鸡。我真想不通，哥哥为何会看上你，一个罪女，竟也能堂而皇之地踏进我安东侯府的大门。哼！”

眸色暗了一下，苏瑾不动声色道：“不管我是不是罪女，如今已成为侯府夫人。既成事实，绍芸小姐怕也多说无益。”

“你！”安绍芸一怔，没想到苏瑾看着文弱，谈吐丝毫不输给任何人。

狠狠瞪了苏瑾一眼，安绍芸冷哼：“那我便睁眼看着，你这个威风

八面的侯府夫人能当多久。对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在这安东侯府，有人对你的夫人之位垂涎已久。你……最好小心一点，免得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

说完，安绍芸头也不回，拂袖而去。

无双满眼忧虑地望着苏瑾略显阴沉的面孔，低低地问：“小姐，安小姐是何意？”

“我哪里猜得透她的心思，说到底，一入侯门深似海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！”苏瑾虽然不明白安绍芸的意思，只是，从安绍芸的话语间听出其中自有乾坤，想想这侯府，家大业大，自然少不了钩心斗角。

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归会有应对之策的。

思及此，苏瑾抬步朝花厅走去。

安绍卿与安绍芸早已端坐好，丝毫不理会苏瑾的到来，自顾自地用着早点。

苏瑾的脸上有些发烫，尤其是回忆起昨晚窘迫的一幕，便不敢正眼去看安绍卿。

俯身冲安绍卿浅浅行礼，苏瑾径自坐定。

安绍卿瞥了苏瑾一眼，朝着安绍芸道：“怎不见花颜出来？”

“表哥，表姐。”突然一声清脆的低唤，从苏瑾身后传来。

苏瑾回头，只见一个妙龄少女伫立在园子里，阳光下青丝如瀑，美丽的瞳仁里清光闪烁，只在看向苏瑾的瞬间，微微绽放出怨毒之色。

她是花颜，安绍卿的表妹。

花颜幼时，因父母去世，被安绍卿的母亲接来同住。安绍卿的父母先后离世，花颜便在安东侯府长久地留下来，心中只期待着，有朝一日能嫁给安绍卿，永享富贵，做他名正言顺的夫人。

只可惜，她的梦在苏瑾嫁入侯府后，彻底破裂。

一朝名分已定，侯府夫人的位置已经花落苏家。纵使花颜气恼，也无济于事，她只能恨着苏瑾，恨其轻而易举地夺走她覬觐已久的名分和地位。

花颜生得极美，年纪轻轻便尽显妖娆与灵动之韵。

但见她一步一顿走过来，视线死死地定在苏瑾的身上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苏瑾相信自己早已被她拆骨入腹。

苏瑾心里冷笑，一顿早饭，果真愈发有滋有味。眼角余光看到安绍

卿微微勾起的嘴角，薄唇似笑非笑，似妖孽般邪魅，更似罗刹般无情。

安绍芸有些幸灾乐祸，饶有兴致地看了安绍卿一眼：“哥，如今才算真的热闹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闻言，安绍卿冷笑：“以后会更热闹。”语毕，他自顾自地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见安绍卿离开，花颜随即敛了脸上所有表情，恨恨地瞪着苏瑾：“看样子，表哥也没有那么喜欢你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苏瑾不冷不热地回应。聪明如苏瑾，她心里十分清楚，如今这样的状况，如果她服软，自己以后的日子会更艰难。

“别装了，表哥连看你一眼都不愿意，你还能在夫人的位置上坐多久？”花颜单刀直入，丝毫不留情面。

无双一急，顿时脱口而出：“也比什么都得不到的要强得多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花颜恼羞成怒，美丽的面庞霎时扭曲。

不待人反应，啪的一声，无双的脸上已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，鲜红的指印立时浮现。

“无双？”苏瑾手疾眼快，一把扣住花颜再次高抬的手，“不许打人！”

“哟，刚当上夫人，便会抖威风了？”安绍芸低头搅拌着米粥，却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。

花颜一听“夫人”二字，更是气恼：“怎么，我教训一个丫头都不行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！一介罪女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！”

苏瑾用力甩开花颜的手，花颜的身子颤了一下险些跌倒，所幸及时站定。

“你教训谁都不关我的事，但无双是我的人。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我是罪女，但如今我也是侯府夫人。如果你敢对我不敬，我就让你卷铺盖滚出侯府。”苏瑾自知今时不同往日，她会主动敛了自己所有的锋芒，但不代表她会任人欺辱。

她的把柄握在安绍卿的手里，然而，现在安绍卿不在，她又有什么可忌惮的！

花颜怔住，就连安绍芸也有些愣住。

苏瑾的性子竟然倨傲到这样的地步，着实超出她们的预想。

无双眼睛含着泪，没有哭出来，脸上火辣辣地疼。

她们忘了，她曾是荣耀到极致的苏家小姐苏瑾！

“无双，我们走！”苏瑾拂袖，丝毫不给她们反应的机会。这样的场面，多留无益，苏瑾不是傻子，自然早走为妙。

待花颜回过神来，苏瑾早已走出了花厅。

出了花厅，苏瑾携了无双直接向府门走去。

“还好吗？”苏瑾扭过头问。

无双点点头：“无双没事，小姐放心。”

“如今你我寄人篱下，你暂且忍耐。”苏瑾只觉得狼狈。

曾几何时，她何等风光，如今却被人指着鼻子骂，真是……世态炎凉。

“无双明白，只是，无双替小姐委屈。”无双哽咽，脸上再疼，也比不过心疼。

苏瑾顿住脚步，眼神暗淡少许：“早晚要适应的，只是，现在我已顾不得这些。”一声轻叹，苏瑾又道，“无双，如今我顶着侯府夫人的头衔，也不是毫无用处。你且去牢狱问问，看能否让我见上爹爹一面。”

无双颌首，眼底掠过一丝欣喜：“是。无双这就去。”

谁知下一刻，无双便从门外退回门内，面色煞白。

苏瑾凝眸，竟是如风从门外慢慢地走进来。他手中握着冷剑，剑尖直指无双的眉心。

如风面无表情，一如往昔的清冷模样：“没有侯爷的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见苏老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苏瑾心惊，一把拽过无双，避开如风的剑锋。

冷剑咣当一声入鞘，如风毫无温度的眸子掠过两人的面孔。他依靠门框，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，说道：“侯爷让我来告诉夫人，若夫人敢违逆侯爷的命令轻举妄动，那侯爷就无法保证，牢狱里的苏老爷能安然地看到明天的太阳。”

苏瑾霎时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跟前的如风。

未几，她眼底的光渐渐散去。

苏瑾知道，安绍卿说到就做得得到，她能横眉冷对花颜，但不能触及安绍卿的底线。爹爹的命，就捏在他的掌心。

谁人不知，在辽州城里，安东侯府的侯爷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